# 单身生活

朋友早已经结婚生子，但是我却连比较固定的女朋友都没有，虽然年轻的时候有过好几段恋爱，但由

于种种原因都夭折了，哎……真是命苦的男人啊……

好不容易赶完了设计图纸，我一边咒骂着吃人不吐骨头的老板一边收拾好了东西，然后顶着晕呼呼

的脑袋下班回家。

才一打开门就发现餐桌上满满的摆了菜和几瓶啤酒，我定睛一看，哈，有鸡架，一定是温荧来了，

只有她才会总是记得给我带鸡架过来。

我顾不得洗手，坐到桌子前伸手抓过一个鸡架，往嘴里塞的同时伸着脖子叫了一声：「温荧，是不

是你？出来一起吃啊！」

卫生间的门被猛的打开，温荧湿呼呼的小脑袋伸了出来：「不许动！……你还吃？！快进来给我擦

背！！」

我不舍的放下鸡架子：「哎……连饭都不让吃……」

「呸，谁不让你吃饭了……你别自己脱衣服，看你满手油……过来，我给你脱。」

我走到卫生间门口，看到了她雪白的裸体，我嘿嘿一笑，顺手把两只手上的油抹到她丰满的奶子上。

「讨厌……」她一把打开我的手：「把手举高！」我连忙做投降状。

温荧麻利的给我脱光衣服把我拉进卫生间，抓过淋浴喷头披头盖脸的浇了下来，我连蹦带跳：「谋

杀啊你？烫死我了！！」

温荧哈哈大笑，一把抓住我的小弟：「不许逃，不然给你掐下来！」

我大叹命苦：「别别别，我还\* 它传宗接代呢，你可不能啊！」

温荧得意的笑着，在我面前蹲了下去，抓过香皂为我仔细的清洗阳具，洗了一遍，她抓着我的龟头

凑过鼻子闻了闻，然后拿起香皂再一次清洗，我有些不耐烦：「差不多就行啦，再洗就掉皮儿了。」

温荧伸手在我屁股蛋子上狠狠拍了一巴掌：「你老实点，再叫唤真给你揪下来。」

我的胯下一片泡沫，连阴毛都看不到了，泡沫中温荧的小手在我的阴囊上揉来揉去，因为温度和常

时间的揉弄，我的阴囊此刻十分蓬松柔软，不幸的是温荧十分喜欢这种状态下的阴囊，每次给我洗澡都

要玩上半天，我只好\* 在墙上等着她尽兴。

「嘻嘻，真好玩……」温荧把我业已坚挺的阴茎按到我的小腹上置之不理，一味的逗弄我的睪丸，

玩了一会又把一只睪丸含到嘴里用力的吮吸拉扯，我感到一阵并着痛的快感，似乎小腹里的零零碎碎都

被她吮出了体外。

只听「波」的一声，温荧放开口中的睪丸然后站了起来，笑嘻嘻的边看着我边往我身上抹香皂。

「转过去。」

我乖乖的转过身子，她在我背上又抹了起来，然后渐渐向下，一只沾满了泡沫的滑腻小手钻进了我

的两片屁股之间：「你倒是弯弯腰啊，你这样我怎么给你洗。」

无奈，我只好微微弯下腰，温荧扒开我的屁股沟在里面打着香皂：「要我说你还是找个时间到医院

看看吧，你看，又有炎症了……疼不疼？」她在我肛门处的痔疮上轻轻揉着。

「嘿嘿，这可是报效祖国的酬劳，跟军功章一样。」

「那你也不能不治啊。」她说着，两手从后面环住我，两只乳房紧紧贴在我的背上：「你这个人就

是倔，哪天我有时间了陪你去，要不让她们陪你去也行，反正你得去。」

「好好好，去去去。」我转身搂住她，见她还想说点什么，连忙把嘴凑上去盖住她的小口。

温荧热烈的回应着我的吸舔，一条小舌头翻卷着钻到我的口中与我的舌头纠缠起来。

我的阳具不可抑制的坚硬，紧紧顶在她的小腹上。刚刚还娇喘不止的温荧忽然推开我：「现在可不

行……」把我推开后，她低头在我龟头上亲了一下：「小小君乖哦，妈妈一会儿再疼你……」说完换了

一副嘴脸：「你老实点！过来！」

母老虎惹不得，我老老实实的过去让她给我擦乾身子，最后我挺着硬梆梆的鸡巴被她赶出了卫生间

……

我穿上浴衣坐到沙发上，隔着门看着桌子上的酒菜不停的咽着口水，但是不敢吃，老虎凶猛啊。

不久温荧也出来了，她边擦着头发边坐到我旁边。

「把衣服穿上啊，感冒了怎么办？」我伸手拉过沙发上的一件什么衣服披到她身上。

温荧\* 到我怀里：「小君那，咱们等一会儿再吃好不好？你忍一会。」

我有些奇怪：「怎么？有什么事？」

「娜娜今天回沈阳啊，下午给我打好几个电话了，人家娜娜说想你呢。」

「切！」我一撇嘴：「想我不给我打电话，假惺惺的。」

「嘻嘻，过一会儿娜娜来了我告诉她，小心她晚上不让你上床。」

「呵呵，这我可不怕。」我抓住她的奶子：「你让我上床就行了。」

……

正在嘻闹间，大门忽然开了，两个女人大包小裹的提着堆东西走了进来，见我和温荧正赤裸的打闹，

其中一个穿警察制服的女人大叫一声冲了过来：「都举起手来！光天化日之下竟公然喧淫，狗男女，都

起来跟我走！！」

我一把拉过正威风凛凛宣布我们罪状的她，三两下就把她的裤子连内裤扒到膝盖部位，然后把她压

倒在我的大腿上：「死老尖儿，叫你横！叫你威风！」我挥起大手狠狠的扇在她丰润雪白的屁股上：「

你个死娜娜，说，这么长时间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娜娜在我的腿上挣扎着：「你敢袭警……荧荧，帮帮我，咱们警民合作一起废了这个色狼！」

我忙低下头在她屁股上连连亲吻起来：「警察同志，我错了，饶了我吧…」

温荧在一边狠狠的掐了我一下：「你也不嫌臭，她那屁股洗都没洗你就亲，你刚才怎么不亲我的？」

「呦……」娜娜翻身坐起来搂住我：「这儿还有位吃醋的呐，我屁股漂亮，人家小君乐意亲！」说

着在我嘴上亲了一下：「是不是啊君君？咱们就亲漂亮的屁股，像她那扁屁股一点肉都没有，白让亲都

不亲。」

「你个死娜娜！」温荧咬牙切齿扑上来把娜娜摁倒在沙发上，两人嘻笑打闹起来。我乐呵呵的在一

边摸摸这个屁股，捏捏那个奶子忙着占便宜。

「好啦好啦，你们三个别闹啦，快过来吃饭！」我一个健步冲到桌子旁边坐下来，然后搂过还在忙

活的杨迪：「还是咱们小迪子好，来亲一个，好几天没见都想死我了。」

我搂着杨迪亲得正热闹，那边娜娜和温荧光着屁股走过来，娜娜边走边脱下她的警察制服上衣，来

到我身边的时候她已经是光溜溜的了。

娜娜媚笑着拉住我的手：「笛子，把他借给我用用好不好？」

杨迪还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从我怀里钻出来以后，只是奇怪的问娜娜：「你要借他干什么？」

「给我擦背！」娜娜说完就动手把我的衣物扒光，不顾我的抗议把我推进卫生间。

「喂喂喂，我刚才已经洗过澡了……」

「我管你洗没澡洗过，你现在的任务是给我擦背！」

简直是欺压百姓啊，我有一下没一下的在娜娜光滑雪白的后背上擦着浴液，「你认真点啊，下面。」

我无语，把手伸到她屁股上揉搓起来。

娜娜忽然转过身子，狠狠的盯着我：「死鬼！这段时间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想我？！？」

「没啊，我天天都在想你啊……」

「骗鬼吧你！」她伸手在我阳具上打了一下：「你看你看，见了我一点反应也没有……」

「老大，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工作，很忙的耶，刚在公司里熬了三天，你说我还能有精神想这些玩

意吗？」

「哎呦……」听了我的话娜娜仔细看了看我，然后在我的黑眼圈上摸了摸：「你们老板怎么搞的，

怎么这么使唤人啊……你看你看，黑眼圈都出来了。」她踮起脚尖亲了亲我：「对不起啊……来，我来

给你洗洗……」说着从我手里拿过浴花。

「我刚才已经洗过啦老大！」

「那我不管，反正你还得洗，洗得香喷喷的晚上我好抱着睡。」天哪，这叫什么世道啊？！？！？

被洗掉一层皮的我，终于被释放了，懒得穿衣服，我赤条条的坐到餐桌前：「我可以吃了吗？」

「你就不能忍一忍，等娜娜一会儿？」俩人冲我翻白眼，温荧大喊：「死娜娜快出来啊，小君君已

经快饿傻了！！！」

上帝，小……君……君……？这么肉麻的称呼我不知道已经抗议多少次了，但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除了屁股和胸脯以外我什么地方比你们小了？

终于，娜娜小姐扭着屁股慢腾腾的从卫生间里出来坐到餐桌前，我慢慢向鸡架伸出手去，见她们没

有什么表示这才敢抓起来啃，真香啊！！

如饿鬼投胎一般，我连着灌到肚子里一瓶啤酒两碗米饭三个鸡架，这才满意的拍着肚子，倾听三个

女人边吃边聊天的内容，但是听了半天，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明明刚刚还在谈论香港的天气，转眼话

题又扯到丁字裤上了，老实说这种聊天的方式令我非常头痛，所以我只好闷在一边打盹儿，没多久我就

彻底睡死过去，这几天实在太累了。

醒来的时候，外面天已经漆黑一片，我看了看表，晚上十点。左右看看，三位女士都不在，客厅里

隐隐传来她们的嘻闹声，嘿，看来她们是打算留下来过夜了。

点上一支烟，我不由有些感慨：不到一年时间我的生活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去年此时坐在酒

吧里狂喝着祭奠自己感情生活终结的那个男人我，此时却乐滋滋的等着三位前女友一起寻欢做乐，生活

还真他妈的挺有意思。

真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能有这种同时与三个女人同床共枕的生活，而且着三个女人还都是已经

为人妇的前女友。

黑暗中，我彷彿又看到那三个丢了钱包在植物园门口抹泪哀哭的高中女生…

那还是９５年……

当时我刚刚从部队复员回家准备参加成人高考，一个星期天我和几个朋友开车到沈阳植物园去玩，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打算回市区吃饭，在植物园门口发现三个少女蹲在一边哭，我好奇的过去问她们怎么

了，其中一个大眼睛少女抽泣着说她们的包丢了，回不去家了。我心里差点儿没笑翻过去：什么大不了

的事啊，这里这么多开车出来玩的人，说几句好话搭个便车回市区有那么困难么？

但看她们哭得可怜我便没理会女朋友的不满，把她们带回沈阳，进了市区后因为赶着到凯子父亲的

公司还车所以没有把她们送到家里，只是给了她们几十元钱让她们叫出租车回家。

此事本应到此为止，没有想到几天后我居然接到了她们的电话，说是要还我钱。

我十分奇怪她们是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码的，后来才知道娜娜这丫头有个９９９台的传呼机，趁我不

注意的时候用我的电话传了一下她自己的传呼。

第一次和她们出去，我们几个玩的都很高兴。既然有了愉快的开始就没有理由不继续交往下去了，

而且三个少女又都不难看。

大约一年以后，我和女朋友分了手，当时情绪有些低落，温荧非常适时的向我表达了爱意，极需安

慰的我接受了，于是温荧就成了我的女朋友，虽然当时她连高中还没有毕业。

可笑的是，每次我们约会的时候另外两个少女娜娜和杨迪都在场，理所当然的二人世界却每次都要

四个人在一起，这种日子一直到她们上了大学我们还在继续。

温荧考上了辽宁大学，娜娜据说是通过关系进了刑警学院，而杨迪则进了沈阳师范。

她们大三的时候，一天温荧破天荒的自己来赴约，我很是奇怪，问她怎么回事，她情绪十分低落却

摇头不肯回答，当天晚上温荧把身子给了我，直到今天我还清楚的记得她被我进入时流下的眼泪……

几天后，娜娜和杨迪来找我，告诉我温荧退学走了，和一个广州老板去南方了，临走时她托娜娜两

人交给我一圈录音带。她说她不想离开我，但为了她的父亲她不得不和那个广州人走，那个广州人随时

可以把她父亲送进监狱，因为债务问题。

我十分痛恨自己的无能，但我知道我无能为力，我改变不了事实。娜娜流着泪扑到我怀里，要我别

伤心，说温荧临走的时候把我托付给她了，以后她会代替温荧照顾我爱我……而我，没能抵挡住这致命

的诱惑……

娜娜毕业后，进了市公安局，我们一直交往着，直到一天她和杨迪哭着来找我，我知道一定又有什

么不可抗拒的原因，让我们分手，果然，娜娜说她要结婚了。

娜娜的父亲参加过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战场上娜娜的父亲和他的一位战友为他们的孩子定下了一

件事：这两个孩子长大后要结合到一起娃娃亲。

我哭笑不得，不敢相信现代社会里还有这种事。我知道不是娜娜不够爱我，只是因为在她的心里，

父母高于一切，她抗争过，但她抵挡不住母亲的眼泪和父亲心脏的威胁，她只能妥协，只能含泪离开我。

我记不清当时我的心态，记忆里只有空白。娜娜后来说过，当她在咖啡店门口回头望我的那刻，她

看到了我的眼泪：「我永远忘不了你那个时候的样子，看着满是阳光的窗外笑着，眼泪就那么一颗一颗

的掉下来，耳边响着《加洲旅店》那支歌……从那以后我就听不得这首歌，一听心就痛……」

娜娜结婚那天我喝了很多酒，醉得一塌糊涂。醒来的时候发现杨迪赤裸着躺在我身边，我让她走，

她摇头说她原来以为永远都没有机会和我在一起，所以答应了同事的求婚，没想到婚期在即我和娜娜却

发生了这样的变故，她不想让自己后悔一辈子，哪怕只能和我在一起一天。

我疯狂的和她做爱，整整三天我们没有出过门，后来她说她要走了，要去履行婚约，我求她留下来，

她哭着说温荧回来了……

此后的一段日子我一直没有再见过她们三个，虽然我知道此刻她们都和我同在沈阳。九个月前我陪

小东上街买结婚用品，在商业城门口的台阶上，我看到三个微笑着，眼中却分明闪着泪花的女人……

谁都没有说话，小东默默的把车钥匙塞到我手里然后进了商业城。我看着她们三个，转身向停车场

走去，她们无言的跟着我，一直到家里。

进屋后，我转身紧紧的抱住温荧，温荧流着热泪疯狂的亲吻着我，娜娜和杨迪也在一边流着眼泪，

我伸手把她们也抱进怀里。

不再需要过多的语言，我们四人流着眼泪疯狂的做爱，一直到精疲力竭……

「又在床上抽烟！你不想活啦？」耳边响起温荧的吼叫，我手忙脚乱的把烟头掐灭在胸前的烟灰缸

里。

一具柔软如绵的身体钻到我的怀里抱住我，然后另外一人把握胸口的烟灰缸拿开，接着一张温热的

小嘴贴到我的胸口上。

微光中，温荧趴到我的身上轻轻的吻着我的唇：「刚才在想什么？我们都进来半天了，一直在边上

看着你都没发现……」

我把双臂收紧，将左右的娜娜和杨迪紧紧的抱住：「我啊，我在想洗澡的时候好像有人说过要好好

疼疼小小君的……」

「死样……」温荧在娜娜和杨迪的轻笑声中如一条美女蛇般向下蠕动，最后停在我的胯间：「小小

君乖啊，妈妈来疼你……」

接着我的龟头进入了一个湿润温热的肉腔中，肉腔中那柔软的舌头令我的龟头更加膨胀，我舒服的

呼了几口气，然后分别吻了吻娜娜和杨迪：「还有没有人想去疼疼咱们儿子啊？」

杨迪轻笑着从我怀里钻出来，把身子掉了个个儿。黑暗中传来温荧的声音：「笛子，这个给你……」

然后我的睪丸便被一张小嘴吞噬。

我把娜娜搂紧一些：「你不去疼疼儿子？」

娜娜腻笑着：「不，我疼儿子他爹……」说完一条如火般热情的舌头便钻进了我的口中……

胯下，温荧和杨迪交替着吮吸我的阳具和睪丸，吮吸时的「滋滋」声和两女喉唇间的呻吟声渐渐热

烈起来，和我热吻中的娜娜喘息着：「死荧荧死笛子，你们就不能小点声？」

「怎么？嘴馋啦？」荧荧半含着龟头含糊的说：「你就是馋死了我也不让给你！」

杨迪的牙齿轻咬着我的阴囊，口中的热气随着她吃吃的低笑声一股股喷在我的阴囊上，受不了这酥

痒的感觉，我的生殖器不由抽搐了几下。

「啊，要射了……」杨迪的惊呼声传来。

「没有啊……」温荧的舌头在我的龟头上来回舔了好几下：「什么也没出来啊？」

「刚才明明动了的……」

「你别大惊小怪的，现在可是在我嘴里，要是射出来了我还能没感觉？老老实实的干你的活吧……」

听着两人的对话，我和娜娜都低声笑了起来，温荧恼羞成怒，一巴掌拍在娜娜的屁股上：「你个死

娜娜，别老是赖在上面，快下来！」

「干嘛？」

「小君后面又发炎了，你给他舔舔。」

娜娜扭了几下身子：「又让我舔？我才不干呢，我要裹鸡巴！」

别看娜娜穿上警服一本正经的样子，私下里常常冒出一两句此等粗话，但我偏偏喜欢她这样。

温荧可不是好说话的，她抓住娜娜的腿使劲往下拉：「敢不听话？我可是大老婆，你一个小妾没资

格废话，快舔！」

「那也应该笛子舔啊，我怎么说也是老二……」

「嘿嘿，对不起啊，你降级了，现在笛子可是二老婆……」

「我才是！」娜娜高声抗议：「谁封的？」

「当然是我了，我刚封的，你有意见？告诉你，要是再不老实连小妾都没得当！」

「得啦娜娜，你就舔吧，前几天我可是舔了半宿呢，她倒好，一直骑着不下来，让我在下面舔屁眼

儿……」杨迪吃吃笑着对娜娜说。

娜娜叹了一口气：「我说笛子啊，你一个人民教师怎么说话这么粗俗啊？你完了，已经彻底堕落了

……」

「少装了，快开工吧你……」温荧嘻笑着把娜娜的脑袋往我的屁股上压去。

娜娜挣脱出来，小手毫不留情的拍在我的肚子上：「你！撅起屁股来！本姑娘要舔……舔你屁眼儿！！」

好傢伙，真是威风啊。

我无奈，只好转过身子做出屈辱的姿势来。娜娜双手分开我的屁股缝，一张小嘴紧贴到我的肛门上

狠狠的吸了一口，我倒吸一口冷气，屁股后面传来杨迪的骂声：「死丫头你就不能轻点儿啊……」

我回头看了看，正好娜娜的半边小脸从我屁股后面露了出来，一对眼睛含着笑意：「疼啦？」我点

点头。

「那我轻点舔……」

说着缩了回去，力道果然轻了很多，舌头轻轻的在我肛门上画着圈。

刚舔了没几下，我屁股后面又传来声音：「你看什么？还不去裹鸡巴？」

「我乐意看，怎么？不行吗？」

「那好那好，你别光瞅着，帮我扒着点……」

「好了，你舔吧……你脑袋别贴这么紧啊，把舌头伸长了舔不行么？让我仔细看看……」

「你事儿怎么这么多，看笛子多老实……」

「你让我看看嘛让我看看嘛……」

……

我叹了一口气，把屁股又抬高了一些……哎，女人那，话什么时候都是这么多……

温荧大概是看够了，从我的肚子下面钻到胯间，把龟头含到口里吮吸起来，杨迪也再度把我的睪丸

含到嘴里轻轻的啜吸，我把头枕在双臂上，边倾听着后面传来的吮吸舔舐之声边体会着下体传来的阵阵

快感……

也许是感觉到了我下体的脉动，三人不约而同的加快了速度，特别是温荧，每次都将我的阳具深深

的含如口中，用柔软的舌根和喉咙挤压我的龟头，终于，当她再一次把龟头含到口腔最深处的时候，我

射了，从龟头喷射出的股股精液，直接进入了她的食道……

「射了？」娜娜问温荧，温荧从我胯下爬出来，擦擦嘴角溢出的精液，点点头。

「今天怎么这么快？」娜娜不满的把我掀翻在床上：「老实交代，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

「没没没，你们三个我还对付不过来呢，哪还有精力到外面泡妞啊？」

「是………吗…………？」温荧的声音阴阴的响起来：「刚才我可接到了一个电话噢，一个叫什么

蒋月的小妞找你呢………是你什么人啊？这么晚还来电话找你？嗯………？」

「噢……蒋月啊，她是刚进公司的，平时比较照顾她………咦？她们组今天加班啊？给我来电话是

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你们谁把电话给我拿来？」

温荧一双眼睛瞪得溜圆：「当着我们的面你就敢？！？！」

我伸手拍了一下她屁股：「少瞎说，快把电话给我。」

杨迪把电话递了过来，我掐了她脸蛋一把：「还是我们小笛子好……」

公司电话拨通了，一个软软的姑娘声音传了过来：「你好，这里是ＸＸ设计公司，请问……」

「小月儿啊？是我。」

「噢，君哥啊，嘻嘻，这么晚还没睡干什么那？君哥交女朋友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呵呵，这个以后再说……对了，你刚才给我来电话有什么事吗？」

「啊，对了，刚才主任临走以前说我们这次不用森王的地板材了，说客户要求使用进口的，我在资

料室里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别的公司材料啊………基本上都是国内的……明天要交预算的，君哥你说怎么

办啊？」

「哎………」我叹了口气：「柜子里以前的预算书有那么多，光我记忆里就有不下十个使用进口地

板的工程了，你随便找一个把它抄上不就完了么？

你说你，脸蛋长得倒是挺美，这个脑袋可就不怎么好使了，我看胸大无脑这个词儿就是说你呢……

「我挺喜欢逗这个丫头玩，平时口无遮拦的习惯了，眼下嘴里煞不住闸信口就说。

「嘻嘻，你又不正经……好啦，我知道了，你好好玩儿………………………吧！小心累垮了啊！！」

「胡说！哥哥我是不死之身！哪天试试你就知道了呵呵……啊！」我的下体和耳朵忽然传来一阵疼

痛：温荧和娜娜见我肆无忌惮的和别人调情，气愤的分别用牙齿咬住我的阴茎和耳朵。

我疼得大叫一声：「姑奶奶们，你们不能轻点咬么？」

「你这个淫贼！」娜娜狠狠的瞪了我一眼：「看我不给你咬下来！」说完张大了嘴把我的阴茎再次

吞了进去，但没有再咬，而是死命的吸了起来……

「呦，君哥你可够花的啊…对不起，打扰你了。」说完蒋月就挂断了电话。

我愣愣的看着电话，这丫头怎么回事？谄趺此当渚捅洌？ｂｒ> 不容我多想，娜娜一把抢过我手里

的电话扔到一边：「臭男人！现在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强奸你！！荧荧、笛子你们俩给我摁住他！！」

我不得不说，女人一旦疯狂起来是很可怕的，她们会做出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来。眼下娜娜她

们三个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按照我以往的经验，她们一定是有要把我当成玩具……或者说试验品了……

果然，三人在我乖乖就犯之后，一边在我身上胡乱摸着一边谈论起来，娜娜说：「我出差以前到同

事家里看了一个碟，里面干事的花样不少，有个姿势打死你们也想不出来……」

「什么什么？」

「算了吧，我什么姿势没试过……」

「切，你算了吧，就会撅个屁股……我问你，你见过女的趴男的身上干的没有？」

「怎么没见过？我还用过那姿势呢。」

「这个姿势你用过？」娜娜说着分开我的两腿用双臂挽住后双手分别支撑在床上，然后身子伏下来

趴到我身上。

「咦？」温荧睁大了眼睛：「这不是一般老爷们用在女人身上的姿势么？」

「嘿嘿……」娜娜得意的笑了起来：「怎么样？没见过吧？」

「嗯，是没见过………但这个姿势………」娜娜再度嘿嘿一笑，伸出一只手握住我的阳具：「我可

是仔细的研究了一下，女的阴道位置可是很重要的，太\* 后了可用不了这姿势，得生成我这样\* 前的才

行。」说着她把我坚硬的鸡巴塞到阴道里，然后合上两腿挺动起屁股来。

「哇，娜娜好厉害啊！」杨迪在一边看得目瞪口呆：「感觉挺奇怪的，好像你是个男的一样。」

「那是啊，也不看看我是谁……嗯……嗯……别说，还挺累的？ｂｒ> 娜娜好看的眉毛皱了起来，

呼吸也渐渐急促，我也是第一次体会这种感觉，虽然龟头感受起来和一般体位没什么区别，但这样被女

人挽着腿压在身上搞心理上的感觉是有些不一样，这时温荧和杨迪也分别躺到我的两边，伸手在我身上

轻轻抚摸起来，我舒服的叫了起来，娜娜娇喘着笑了起来：「呦，还会叫床呢，来啊宝贝儿，接……接

着叫………」我偏偏闭上了嘴，就不叫气死你！

娜娜不愿意了，把胯部死死的贴到我的下体，阴道用力的狠夹我的龟头，狠狠的说：「叫啊叫啊…

………好啊，还挺倔！我干死你干死你！！」她发疯一样狠狠挺着屁股，脸颊上的汗水随着她剧烈的挺

动一滴一滴的掉在我的身上。

「哎呀，娜娜疯了！！」温荧见娜娜发狂般的动作，取笑起来，「舒服死我了………」

娜娜挺动的越来越快：「他这根东西把我的阴蒂蹭得舒服死了………」

我向下看看，这才想到我们用这种姿势交欢，阴茎进出她阴道德时候势必要接触到她阴道上方的阴

蒂，难怪娜娜会这么疯了。

娜娜狂扭一阵，忽然把身子向下缩去，一张小嘴胡乱在我下面亲舔起来，把龟头阴茎睪丸肛门统统

舔过一边后在恢复到原来的姿势挺动起来，如此反覆几次以后，娜娜终于尖叫一声趴到我的身上，我抱

住她，两手在她身上抚摸着，同时吻住她的嘴唇，直到她的呼吸渐渐平稳。

由于我之前射过一次，而且在与娜娜的交欢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下身放松所以丝毫没有要射精的

感觉，呵呵，这个方法倒是不错，一点都不累，我嘻嘻一笑：「下面该谁了？」

温荧也学着娜娜的样子趴到我身上：「我也来试试……」她用两腿把我的阳具夹住比量了一下：「

好像可以，够长了………」

她把手伸下去将我的鸡巴塞进阴道，然后开始动作，谁知道没几下龟头就滑脱出来，连着试了几次

都是如此，娜娜趴在我怀里笑着说：「你动作别那么大不就行了，你屁股起伏这么大当然套不住了……

…」

温荧向娜娜翻了个白眼：「用你多嘴………」嘴上这么说但动作幅度却放小了。

「………嗯………嗯………嗯………笛子啊………别说还真挺舒服的…………」温荧看来也体会到

了快感，屁股像只磨盘一般紧贴在我的胯间厮磨，没多久身上便香汗淋漓，我伸手摸着她汗津津的乳房

揉捏不止，温荧叫声更响，屁股扭动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我心想要是这么下去今天满足三人看来不是什

么问题了。

正在享受间，旁边一直观战的杨迪却忽然冒出一句话：「要是能从后面来就好了……」

我闻言愣了半天才小心的回答：「这个啊………这个从技术角度和生理结构角度来看好像是不太可

能………」

杨迪打了我一下：「还用你说？我知道……我只是忽然想到………想到…………嘻嘻，不说了……」

别说我，除了正在体会快感的温荧，连娜娜都好奇心大起：「你别说一半话啊，快说你想到什么了？」

「呵呵………」杨迪忽然有些扭捏起来，好半天才回答道：「有时候上网到那些……那些黄网站…

…有的女的带戴着假鸡巴从后面干男的…………我刚才忽然就想起这个了……」

我心里发冷，身上直冒冷汗：「那都是变态！！！你说你个当老师的没事看那些玩意干什么？告诉

你，休想把那套变态的玩意用在我身上！！！」忽然看到一边的娜娜用非常暧昧的眼神看我，我得心脏

不由砰砰乱跳：「你你你………你要干什么……告诉你别动歪脑筋！我是宁死不屈的！！」

「是…………吗……………？」娜娜拉长了声音阴险的问我。

我心跳更加剧烈：「你个变态！！要试别找我，回家找你老头去！！」

娜娜笑声更加阴险：「我的原配可是你，他不过是小妾而已，你死定了，哼哼！」

「娜娜，明天咱们就上街去买好不好……」杨迪在一边继续加剧我的恐惧，这些疯女人，谁知道是

不是当真了…………妈的，老子明天开始回爸妈那边去睡觉！

温荧忽然在两人屁股上分别狠狠的打了一巴掌：「你们老吓唬他干啥啊？你看都给下得有点软了…

……好君君没事啊，她们是吓唬你的，有我挡着她们不敢非礼你……来，咱们继续………」

老大发话心里就有底了。我擦擦额头上的冷汗，呼出一口闷气，然后把娜娜和杨迪狠狠的推开：「

变态都离我远点！！尤其是你！」我指着杨迪：「罪魁祸首！今天别想让我碰你，你自己乾熬吧！」然

后，我深情的把温荧脸上的汗水擦去：「来，好媳妇儿，咱们继续继续……」

温荧「格儿格儿」一笑，开始再度挺动腰肢屁股。

过了一会儿，杨迪笑嘻嘻的凑过来：「老公，生气啦？」

「别碰我！」

「我错了还不行嘛？我那是开玩笑呢………」

「哼哼………晚了！我打算和咱们荧荧来两次，你今天就没份儿了！」

杨迪腻过来，在我耳朵边撒娇：「别啊别啊好老公………我还想试试这姿势呢……」

「回家找你老头试去！」

「哎呀小气鬼，你不就是我老头么？嘻嘻，好老头，来，让你好好舒服舒服……」说完不顾我的推

搡钻到我怀里，小嘴含住我的乳头吮吸起来。

「噢………」我舒服的叫了一声：「既然你已经认识到错误了………我就原谅你一次……呃……再

使点劲………」

「哼！叛徒！」趴在一边一直没有说话的娜娜不满的嘟囔着，忽然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电话铃声，娜

娜懒洋洋的爬起来从地上的包里拿出电话。

「哎呀，是他……荧荧你小点声叫，我接一下电话………………喂？………嗯，到了………没什么

事，挺好的………嗯，你也早点睡吧。」说完挂了电话。

杨迪从我胸口上抬起头来：「是姓吴的？」

「嗯，问我到沈阳没。」

「挺关心你啊……」我心里多少有些酸意。

「切……」娜娜不屑的哼了一声，忽然又眉开眼笑起来，上床趴到我怀里：「怎么？吃醋了？」

「哼！」我冷笑：「人家是你亲老公，我有什么资格吃醋……」

「呦，还生气了呢………」娜娜不再继续话题，嘻嘻笑着低头亲起我的乳头来。

身上的温荧还在喘着气拚命追求快感，我扭头看看娜娜和杨迪。加上温荧，三个人的婚姻基本上来

说都是失败的，尤其娜娜和温荧，两人的丈夫都长期不在身边，一个是省政府驻深圳办事处的，另一个

本来家就在南方，也难怪两个女人基本天天都住在我这里……杨迪虽然和丈夫住在一起，但也是同床异

梦，私下里听温荧说那男人在外面也有情妇……她们三人以前和我的经历不知是不是主要原因……

我们四人这种关系又能持续多久呢………哎………

「怎么啦？又在想什么？」娜娜在我脸上吻了吻：「别瞎想了，你使使劲，咱们荧荧快到了……」

我甩甩脑袋，不再去想那些复杂的感情问题：「来，别老是你干我，轮到我干你了！！」说着我起

身抱住荧荧翻了个身，将她压到床上，把阳具狠狠的扎进她的小穴里用力的攻击起来………

不到三十下，温荧就抽搐急喘着到达了高潮，我双手不离她的乳房，下身却挪到在一边早已摆好姿

势的杨迪身上，一杆进洞后快速的抽插起来……

大约十分钟后，杨迪非要到我上面，我便翻身躺下，杨迪娇笑着，小舌头从我的肛门一直舔到龟头

再舔回去，我舒服得浑身乱抖，杨迪得意的笑着挽起我的两腿，把我的鸡巴纳入阴道，然后学着我平时

干她的样子动作起来……

一夜疯狂，我们都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我有如神助，翻来覆去的把她们干了个痛快，直到再也射不

出一滴精液，疲惫的我才在她们的抚摸下昏昏睡去………

我梦到我这并不寂寞的单身生活竟然没有终结的时候，看着她们吵吵闹闹的样子，我感到了幸福…

……

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发现三人竟然还没有睡觉，叽叽喳喳的说着什么，我费力的抬起头看看还赤

裸着身子坐倚在床头的三女：「怎么还不睡？」

「你睡吧，我们过一会儿再睡。」

「噢……」我又趴了下去迷糊起来，她们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笛笛，想好孩子的名字没有？」

「当然了，我早就想好了，不管男女都叫君君。」

「嘻嘻，那不和他（她）爸爸一个名字了吗？」

「哪儿啊，孩子是君君，爸爸可是小……君君啊……」一阵叽叽咕咕的笑声响起来。

「对啦，明天咱们一起上街给孩子买衣服去！」

「好啊……」

「嘻嘻，过两天我也叫小………君君给我一个！」

「可惜笛笛先怀上了，要不咱们一起生该多好………」

我连屁眼都笑了起来，但睡意却袭卷而至，脑子里最后一个念头是：我要当爸爸啦。【完】